



四庫全書

薈要

【史部】



四川全省

（全一册）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十八冊

吉林人民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上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上 宋 袁樞 撰

劉淵據平陽 敬大弟又附

漢書帝中平五年春三月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
純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
於是右部醯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
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尸逐侯單于

六年 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上

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詰闕自訟會靈帝崩天
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
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愛乃
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
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獻帝興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厨泉
立居於平陽

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厨泉入朝于魏魏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執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素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冠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晉武帝泰始六年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咸寧五年 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為左

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雁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說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琰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歔歔流涕齊王

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
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
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約卒以淵代
為左部帥

太康十年冬十一月詔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淵輕
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惠帝永熙元年冬十月以劉淵為建威將軍匈奴五部
大都督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上

永興元年 初太弟頴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
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
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頴
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
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
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
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
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

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

淵白頴請歸會葬頴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

五部及雜胡聲言助頴實欲叛之王浚東嬴公騰攻

頴淵請歸發五部兵以擊浚騰頴許之 淵至左國城

宣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都于離石 淵

聞頴去都命劉景等將兵擊鮮卑劉宣等諫而止

晉之 冬十月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眾

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上

五

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
請上尊號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
即漢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
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
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為
大尉范隆為大鴻臚朱紀為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人
陳元達皆為黃門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
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元達不答及淵為漢王或謂

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三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磊落高亮與衆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

懷帝永嘉二年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即皇帝位大赦改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六

元永鳳 十一月以其子和為大將軍聰為車騎大

將軍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 十二月乙亥漢主淵

以大將軍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為大司徒

封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雁門郡

公宗室以親疏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

侯

三年春正月徙都平陽大赦改元河瑞 五月漢主

淵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 漢主淵遣楚王聰等寇

洛陽軍失利淵召聰等還事見西晉之亂 十二月漢主淵

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傅楚王聰為大司徒江都王延年

為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

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

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

四年春正月漢主淵立單微女為皇后梁王和為皇太

子大赦封子乂為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為大司馬

秋七月庚午漢主淵寢疾卒未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七

長樂王洋為太傅江都王延年為太保楚王聰為大司

馬單子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齊王裕為

大司徒魯王隆為尚書令北海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領

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為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

喬智明為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為

左僕射王育為右僕射任顗為吏部尚書朱紀為中書

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

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

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已卯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權輕重之執使三王總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有逆節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上

九

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于單于臺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瑋攻北海王乂密瑋挾乂斬關歸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

聰攻西明門克之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

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衢羣臣請聰即帝位聰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乂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乂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即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子繁為河內王易為河間王翼為彭城王慳為高平王仍以繁為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永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漢太后單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為皇太后單氏年少美色聰烝焉太弟乂屢以為言單氏慚恚而死乂寵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

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祭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
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祭兄弟浸長必有
不安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于今日
也聰心然之又舅光祿大夫單沖泣謂又曰疎不問親
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避之又曰河瑞之末
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又又以主上齒長故相
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祭兄弟
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疎詎幾主上寧可有此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上

十一

意乎

愍帝建興二年春正月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漢等
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
各領戶二千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
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
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祭為丞相領大將
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汝
陰王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顗為太保馬景為大司

徒朱紀為大司空中山王曜為大司馬 十一月漢

主聰以晉王祭為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祭少有偽才自
為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懷諫國人始惡之三
年三月雨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又惡之以問太傅
崔瑗太保許遐瑗遐說又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為太弟
者欲以安衆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
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為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
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為羽翼事執已去殿
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為之計
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
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並幼固易奪也苟殿
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
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又弟從
東宮舍人荀裕告瑗遐勸又謀反漢主聰收瑗遐於詔
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禁
又不聽朝會又憂懼不知所為上表乞為庶人并除諸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上

十二

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為嗣抽抑而弗通

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
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
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掣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
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勳舊或不敘而
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
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
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為
民害斯準聞宗諂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又猗
謂相國掣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
不屬心奈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
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
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衛將軍為大單于二王處不疑
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有一時之
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宜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
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

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

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僕不
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假
之恩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掣許之猗密謂皮
惔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
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歔
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計卿能用之乎
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啟卿即云臣誠負
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
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惔許諾掣召問之二人
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掣以為信然斯準復說掣曰殿
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
言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
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掣曰為之奈何準曰
人告太弟為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
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

迎合太弟之意為之謀者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
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
上無不信之理也祭乃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
左衛將軍卜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
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執力足以
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實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
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
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二月漢
主聽出臨上秋閣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母達大中
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並誅之皆宦
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
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
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
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
侍中欲拒詔乎聽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
易大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上

七

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美詔旨欺誣日
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
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為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為
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今遺晉
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窋欲王全齊陛下心
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
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
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為元達所引遂成
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洒掃
閭閻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讎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
膏鼎鑊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
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
沈等為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
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為援得盡
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
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九月漢主宴羣臣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上

十五

於光極殿引見太弟又容貌憔悴鬚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為之慟哭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漢相國掾使其黨王平謂太弟又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非常又信之命宮臣皆衷甲以居掾馳遣告新準王沈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掾以兵圍東宮掾使準沈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上

十六

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又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又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阮士卒萬五千餘人

夏四月廢又為北部王掾尋使準賊殺之又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秋七月漢主聰立晉王掾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

朝政如故大赦

大興元年夏四月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閒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鸞為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為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椒房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上

十七

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掾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新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也鑒曰汝殺皇太弟使主

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
汝心如梟獍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

慕容據鄴

晉武帝太康二年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
西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
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

冬十月 歸始冠昌黎

三年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新獲萬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上

十八

計

四年鮮卑慕容涉歸卒弟慕容廆立將殺涉歸子鹿鹿亡

匿於遼東徐郁家

六年慕容廆為其下所殺部衆復迎涉歸子鹿鹿而立之
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鹿請討之朝廷弗許鹿怒入寇
遼西殺畧甚衆帝遣幽州軍討鹿戰于肥如鹿衆大敗
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
保沃沮鹿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夏慕容鹿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

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

之鹿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十年夏四月慕容鹿遣使請降五月詔拜鹿鮮卑都督

鹿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兵以見之鹿

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鹿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

何為哉龕聞之甚慚深敬異之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

彊數侵掠鹿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上

十九

鹿生玆仁昭鹿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

惠帝元康四年慕容鹿徙居大棘城

太安元年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盛遣其弟屈雲

攻慕容鹿擊其別帥素怒延破之素怒延恥之復發

兵十萬圍鹿於棘城鹿衆皆懼鹿曰素怒延兵雖多而

無濬制已在吾其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遂出

擊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計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

部帥其衆數千家降於鹿鹿以為建威將軍鹿以其臣

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素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

懷帝永嘉元年冬十二月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拓跋猗盧與廆通好

三年 初遼東太守廆本襲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勃海封釋代之釋收斬本

五年 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

連木九津託為臻報仇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連年為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

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眾廆廩給遣還願留者即撫存

之廆少子鷹揚將軍輪言於廆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

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廆本為名內實

幸災為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

州師不振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

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

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

帥眾東擊連津以輪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眾得

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廆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

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奕於廆釋卒廆召奕與語說之曰

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俊幽州參軍抽來奔

喪廆見之曰此家松松千斤捷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

皆留仕廆廆以抽為長史俊為參軍王浚以妻舅崔寔

為東夷校尉

愍帝建興元年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不能存撫又政濫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

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脩明愛重人物故

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北平

陽耽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為謀主廣平遊邃北海逢羨

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夷及封抽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

安定皇甫岌弟真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及封奕封裕

典機要裕抽之子也裴嶷清方有幹略為昌黎太守兄

武為玄菟太守武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廆廆敬

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遼西道不通疑欲還就麴開
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為流寓段氏彊慕容氏弱
何必去此而就彼也疑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帥
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
可冀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宜
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霸王之志
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
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既至麴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為
遼西太守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麴禮而用之遊
遼遼遼宋夷皆嘗為昌黎太守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
歸麴王浚屨以手書召遼兄暢暢欲赴之遼曰彭祖刑
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遼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磐桓以俟
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追殺之
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宜分
以冀遺種遂從之卒與浚俱沒宋該與平原杜羣劉翔
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為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

麴東夷校尉崔恂請皇甫岌為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
致麴招之岌與弟真即時俱至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
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
統帥其民千餘家歸麴為之置樂浪郡以統為太守
遵參軍事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晉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為都
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
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琅

邪王承制江東為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
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
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
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
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正諸部不患無
辭矣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大興元年三月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
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廆以游遠為龍驤長史劉翔為

主簿命逵創定府朝儀法裴凝言於虜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以為西討之資虜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凝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二年平州刺史崔苾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上

五

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苾所親勃海高瞻力諫苾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崔苾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執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苾許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

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為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廆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掩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廆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廆使其子魈與長史裴凝將精銳為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廆至驚悉衆出戰前鋒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上

五

始交輸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虜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崔慈聞之懼使其兄子燾詣棘城偽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虜以示燾臨之以兵燾懼首服虜乃遣燾歸謂慈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慈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衆悉降於虜虜以其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按堵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虜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恒石琮歸于棘城待以客禮恒安平人琮鑒之孫也虜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虜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疎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畧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不起虜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虜除之虜不從瞻以憂卒 宋該勸虜獻捷江東虜使該為表表

寢奉之并所得三璽詣建康獻之

三年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隆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解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嶷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四年十二月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以裴嶷游遠為長史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別駕陽耽為軍諮祭酒崔燾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廆立子銳為世子作東橫以平原劉讚為祭酒使銳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